

“群益版”第63—64页：“如果说社会现象是纯粹心理的，无因果律的——那就错误至于极点。——（译者按：张君劢的‘学说’正是如此：‘忽而资本主义，忽而社会主义’，‘至为玄妙，不可测度’，‘人生观起于直觉’，‘私有财产制，公有财产制’……凡此一切‘皆以我为中心’，而所谓‘我’的心是不可思议的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‘忽而主义’了。心既不可思议，那么，去宣传教育罢，爱社会主义教育的人，‘忽而’拥护资本主义了。那时，任何方法，不能变更社会现象，只能听其自然。我一个人睡着做梦，或者可以忽而社会主义，忽而资本主义，忽而赞助新文化运动，忽而受聘举总统，请问除掉这种昏梦状态里，那里有这种忽而主义呢？其实这种昏梦还是有因果的。这是所谓张君劢的昏梦”。而“人民版”第596页则没有“译者按”三字，其结尾一句则作“（这是所谓张君劢的昏梦）。”这是作者再次对张君劢唯心主义玄学的严厉批判。查《瞿秋白文集》卷2中有题为《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》（1923年11月8日）一文，其中第七节就有批判张君劢“忽而”主义的内容（“人民版”第280页）。

“群益版”第64—65页：“……循环无端，万劫不复的轮回。（译者按：此即所谓胡适之的轮回。）”而“人民版”第597页则无“译者按”三字，末句作“所谓胡适之的轮回。”这是再次批判胡适之。

以上五处是用“译者按”直接点名批判之例。

“群益版”这八处“译者按”就内容而言是与“人民

版”完全相同的。那么为什么一个有“译者按”，一个却没有？据“人民版”编者所加脚注称：这本书的单行本“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作了文字校订”，是不可能作者在此次校订时删去了“译者按”呢？如果这样，那就可以反证此书在前面的版本中曾有“译者按”，而“群益版”所据的很可能就是较早的版本。即使如此，译和著在体例上仍有矛盾，该如何解释？对此我有这样一个推测：可能瞿秋白同志1923年初从苏联回国时曾带回一本外文版的《社会科学概论》，回国后先将它编译加工，并以此作为他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讲稿的基本材料，而在讲到有关部分时尽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说明（这八处“译者按”都和中国情况有关，特别是五处点名批判的内容更是根据前不久发生的论争而作的补充），在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在这些地方特意加上“译者按”以示区别。当然，这个推测很可能是错误的。总之，我认为“群益版”中的“译者按”也值得研究，所以我较详细地把它们罗列了出来，以期引起瞿学专家的注意。

我是教中国古代文学的，对瞿学毫无研究。只是手头有这本“群益版”，才写此文的。据说“群益版”现在已很罕见，因此拙文如能歪打正着地对瞿秋白的研究起一点作用的话，那就达到我写作的目的了。当然文中的谬误处一定不少，恳请瞿学专家们不吝批评、指教。

从黑白到彩色，从无声到有声（读《管锥编》）

作者钱钟书先生在赏析了《诗经·硕人》篇后，写道：“然卫、齐风中美人如画像之水墨白描，未渲染丹青。……宋玉《好色赋》遂云：‘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’。色彩烘托，渐益鲜明，非《诗》所及矣。”（第一册九二至九三页）

这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描绘人物形象从“黑白”到“彩色”的进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种人物描写方面的现象，即从“无声”到“有声”的进化。还是从《诗》谈起。《硕人》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螭首娥眉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这是一段“无声”的描写。诗篇中虽有“巧笑倩兮”的句子，但它象《西厢记》中的“宜喜宜嗔面”那样，只说她“宜笑”而已，实际上并没有写她已经笑出声来。可是《红楼梦》就不同了。第三回写黛玉初进贾府，“只听得后院中有人笑声说：‘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’”显然，曹雪芹已经有意识地地点出“笑”是凤辣子性格中，或者更正确地说，举止中的一个特点。不仅如此，作者描写了王熙凤的衣着打扮后又写道：“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”。作者描绘美人，非但注意到了“有声”，而且“粉面”、“丹唇”云云，也没有忽略过“彩色”这一个方面。

（李金波）